

# 访双清别墅

杭建伟



说起北京香山，首先让人想到的是那里的红叶。香山红叶，闻名中外，为北京西山风景区中的一大奇观，也是“燕京八景”之一。我这次去香山，已值深秋，错过了时节，枫叶大多散地。但我初访了双清别墅，这里是毛泽东 1949 年曾居住过的地方，今年恰逢他老人家诞辰

120 周年，我的香山之行遗憾中便有了一份精神的充盈。

双清别墅，在香山的南山坡上。此处取名双清，与两股清泉有关，金章宗称其为“梦感泉”，乾隆十年（1745 年）在这里建松坞云庄，乾隆题“双清”二字刻于岩崖之上，被誉为“香山二十八景”之一。1917 年熊希龄在此修建别墅，熊氏有“暮云飞尽乱山明，月入双清分外清”的诗句。这是一座极为幽静的庭院，苍松翠竹，景色宜人。院内有一排坐北朝南中西合璧式的粉白色平房，是毛泽东当年的卧室、会议室和办公室，所陈列什物显得十分简朴。房前一池清水，数不清的金鱼在自由戏水，池边有六角红亭，毛泽东当年看《人民日报》“号外”的照片就在此拍摄，并写下了那首大气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 年 3 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面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诫全党“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月，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暂驻香山。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此举行国共和谈、会见民主人士、指挥渡江战役、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同年 11 月迁住中南海。毛泽东把进北京城喻为进京赶考，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双清别墅自然成为了“第一考场”。这里是中国革命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第一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有些历史细节值得回味。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双清别墅靠近山脚的地方由工兵部队挖了两个防空洞，战士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

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后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两句话涂掉了。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很尊敬，一听说哪位先生到了，便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一见面就夸毛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为了尊重老先生，他吩咐卫士要帮自己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但卫士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无补丁的衣服。毛泽东在香山期间，工作特别繁忙，无暇欣赏风景。但有时也到院子里散散步。一天深夜，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到了门口，卫士李德华正在院内站岗，怕天黑毛泽东看不见路捧着，就立即拉亮了门口的电灯。毛泽东说：“不要开灯了，天黑好思考问题，还节约电。”李就将电灯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伟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这对我们当前反“四风”无疑有着榜样的意义。

## 环骑青海湖

王 键

今年八月，我综合考虑了小轮折叠车的性能，海拔、气候等因素，最终决定带上折叠自行车，环游青海湖，登上祁连山，撒野大西北。

8月6日早上，我吃完了牛肉超级少的牛肉面，那时天阴沉沉的，但尽管失眠、高反、头痛、低温，却没有可以阻挡，我对环骑青海湖的向往。



只是我一路飞奔，也没有乌云压头来得快，大雨瓢泼而下，匆忙间，蹿进路边的一户藏家乐，躲进伙房烤火，满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青海湖边的藏

民经济头脑灵活，在我烤火取暖的时候，绘声绘色地描绘着疾风骤雨中挣扎的苦难，也烘托了围坐火塘旁温暖的惬意。我那之前还豪情万丈的勇气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好吧，今天就不赶路了，住宿在此，还能免费进他家湖边牧场，近距离接触青海湖。

豪雨来得快，去得倒还算利索，下午两点，雨过天晴，青海湖终于给了我一份纯洁的蔚蓝。午后短暂的阳光，瞬间就把整个青海湖渲染得如此美丽，虽然高山湖泊也看了不少，但那一抹梦境中深邃的蔚蓝，还是让我有种幻觉。这一刻，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

躺在成片的油菜地里，沐浴着草原阳光，和藏民闲聊着，偶尔帮忙做做生意，居然有种主人翁的错觉。或许，真正的旅行，就应该融入当地，接上地气，告别浮躁的走马观花，才能有更深刻的领悟。

一夜暴雨，担心不已，7日早上总算停了。我们上山采蘑菇，传说中的极品黄蘑菇没有找到，采了几个又黑又丑的牛屎菇送给店家。挥手告别，一身轻快地开启骑行之旅，今天的青海湖边，雨过天晴，太阳早早的探出脑袋，烘烤着湖边大地，以及大地上埋头前进的环湖者。

相对来说，青海湖的东西南三线是精华，都能看到湖面，景色都很漂亮。一路骑行，下午2点多就赶到黑马河。路上的车友很多，三个穿黄色骑行服的小姑娘很惹眼，在黑马河再次遇上的时候，自然熟地聚在一块，三朵灿烂的“油菜花”不停地怂恿我一起包车去茶卡盐湖，于是稀里糊涂地前往盐湖。

如果说青海湖是一只深邃的大地之眼，凝视它，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渺小；那茶卡盐湖，就如一面广阔的天空之镜，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湖面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与纯蓝的天空连成一片，形成了一片令人窒息的幻境。身处其中，让人仿佛身于Photoshop建立的完美世界。返回黑马河的路上，我们与穆斯林司机交谈甚欢，晚饭他推荐的炕锅羊肉非常好吃，并决定明早先看日出，再看当地穆斯林们做祷告。

8日一早，我们早早起来，冒着严寒，来到青海湖边，在各路御寒大军中，咬牙坚持到日出，湖边观日出很壮观。看完日出，怎么也找不到穆斯林祷告的地方，经历了几次私闯民宅被恶狗袭击，总算在一个私家牧场里见到穆斯林的祷告。老老实实在旁边拍了一小段。祷告结束了，穆斯林们还抱怨没拍清晰，唉，沟通不畅。

告别黑马河，前往刚察，沿途一百多公里风景极好，大美青海湖。

[阅读札记]

## 追梦人

——读《梵高的坟茔》有感

12 纺织 王垚焜

乌鸦静静盘旋在奥维尔墓园的上空，天空总是灰色而萧索的，这是墓园该有的颜色，也是梵高眼睛最后的一抹颜色。瓦兹河的水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就像梵高在黑暗阁楼里疯狂作画时淌下的汗水，那汗水浸湿了画布，流进生命每一个缝隙。他是天生为艺术而生的追梦人。这些，是我读了范曾的《梵高的坟茔》后所生的感慨。

尽管梵高只有一把驻进昏黄麦地的破旧藤椅，还有吸一口就能燃尽所有的时光和精力的廉价纸烟，但他用执着的梦将一张画布与这麦地里驻足的乌鸦织成了一方最坚固的信仰。追求艺术之梦是梵高生存的所有依赖。

当他一幅画也卖不出去，靠弟弟救济时，他感激，他自责，却不自卑，当他接受旅店老板娘的面包时，他无奈，他委屈，他失望但也绝不自卑。他明白追梦道路坎坷又曲折，不仅需要一颗与真正艺术相通的心，还需要坚持，需要等待，需要放低姿态。

他爱艺术，他爱梦想，因为艺术让他欢喜，梦想让他满足。

在几经挫折后，梵高选择了另一种决然的方式追寻艺术，那就是死亡。在灰色的天空下，他画完最后一幅画以后，回到了阴冷的阁楼，平静地朝腹部放了一枪，微笑着倒在床上。窗外乌鸦连片飞向天空，一聚便散开了。他的追求刺眼而又决绝。

令我们惊喜的是，《向日葵》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存活了下来，它是梵高生命的延续，也是梵高对艺术追寻的硕果。《向日葵》是梵高梦想的垫脚石，让他离艺术女神又近了一步。

细细想来，余地、戈麦、海子等太多艺术家为了追梦放弃太多。如果你问那些逝去的生命是否后悔，我想他们此刻定和梵高一样，决然不后悔，因为追梦的过程已经为他们谱写了生命的赞歌，他们执着追梦的心灼热不灭，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与艺术女神相爱。他们始终相信只要灵魂不死，生命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那些牺牲的生命都过去了，但他们追梦的身影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像烙在皮肤上的印，越久伤疤越触目惊心。请尊重一切以追求梦想为最终信仰的人，因为面对不解与窘迫需要太大的勇气。不要觉得在街角提起一支画笔的人都是骗子，真正艺术的苦行者根本没必要跟你解释什么。他们不过是想让别人看到掉落

世界最自然的那抹美，那些创作无非是最单纯的心灵的释放，与梦想相连，与利益无关。

追寻梦想的道路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梦想与现实之间有太大差距。“追梦”不只是一个词，它也是生活的一种状态，以及生命的重要部分。作为大学生的我们，理应充满斗志，做一个辛勤的追梦人。也许梦想不用太大，不用像艺术家们一样献出生命，但至少它要足够饱满，要能填满你整个心房，让你可以为了它放弃一切无聊的诱惑。

梦想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观，它需要你花时间，花精力，去等待，才会开花结果，它也许就是你每天睁开眼的希望，微笑的动力，生存的勇气。

[好书推荐]

## 黑暗中的舞者：《推拿》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自 2008 年问世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并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这样评价它：“《推拿》将人们引向都市生活的偏僻角落，一群盲人在摸索世界。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他有力地回到小说艺术的根本所在”。

毕飞宇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被译成法文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代表作有《上海往事》、《玉米》、《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平原》、《青衣》、《哺乳期的女人》等。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奖项。

《推拿》延续了毕飞宇一贯的写作路径，那就是以细腻绵密的细节描写、内敛饱满的叙事语调、灵动曼妙的艺术手法，展现一种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

《推拿》以群体的盲人形象为叙事对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小说中，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小孔、金嫣、徐泰来等盲人一个个出场，围守在一间门面不大的推拿室里，这中间有夫妻间的温爱与矛盾，有情人间的猜忌和分离，有残疾人的艰难生活，也有普通人的烦恼。虽然毕飞宇叙事的对象是那些盲人推拿师，但用力点则在他们那些体现世态人情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对他

们敏感、繁复的内心感受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他们正常的人生，体会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与无奈、痛苦与绝望，同时也感受到他们的梦想与尊严、甜美与幸福，以及他们在黑暗世界中相濡以沫的情怀。

毕飞宇笔下的人物，明明是盲人，可他们却实实在在“看”着。他们关注内心。每个人的经历是那么不同，但因为盲目，所有经历中都有与健全人社会相抵抗的一段，这过程往往是艰难的，他们无法战胜他人的世界，只能战胜自己：沙复明付出健康的代价去获得通往成功之路的门票；都红放弃了本可以令她走红的音乐；小马童年时代就企图自杀；金嫣用各种婚礼的想象来填补空白……作者用刺穿表面的眼光打量这些失明的内心，看到的莫不是一种坚韧的东西——尊严。在盲人世界里，他们活得自如，爱恨情仇，一样也不少，由于相同的境遇，彼此之间是融洽的，却也世俗，照样有细细碎碎的不痛快；在非盲人的世界里，他们却是怯然的，不自信的。

毕飞宇以平等的心态与目光写作，用他的睿智和技艺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丰饶的黑暗世界，给我们塑造了一群鲜活的盲人形象，他们也将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关于“平等”“尊严”的话题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约有 500 万，……同时，每年约增加 45 万盲人。”另外，还有数以亿计的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因此，不管是从小说技艺还是现实关怀来说，《推拿》都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